

马戏团属于过去的时光，不过就算过去的人们也不爱这个。然而，虽然对马戏团没什么兴趣，他们还是饶有兴趣地听着大忽悠比画，被他白话得一愣一愣的。帆布是怎么铺开的，一个又一个帐篷是如何搭起来的，锣鼓也敲起来了，杂技演员的人数也被信誓旦旦地越说越多。虽然大忽悠从没觉得有人会信，他自己更是不信了，怎么白话都没辙。只有一个没听见他说什么的人不懂事地吼了一声，问谁还想再打一圈。但没人理他：已经有人建议马上到空地上去。大忽悠用不着唬谁，现在酒吧里的人已经吵开了，都去拿大衣和围巾，接着就上街了，跟着大忽悠，他说有三个走钢丝的，骑在八辆摩托车上叠罗汉，还有一匹马会变戏法。最后一个离开的是酒吧老板，他穿上夹克，推开刚才那个耳背的人，锁了门。为追上前方匆匆的人群，跑了起来。

(彼得·布什从加泰罗尼亚语译成英语)

选自《当代世界文学》2009年9—10月刊

(吴永安译自英语)

Albert, Sánchez Piñol. "Between Heaven and Hell." *Chinese Edi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 Eds. J. Zhang and C. David. Beijing, China: T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0. 151-53.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天堂和地狱之间*

[西班牙] 艾伯特·桑切斯·皮诺尔**

你在一千个百万分之一秒内做得了什么？一千个百万分之一秒内，你可以追回一段记忆。你可以追回一段忧伤的记忆。一千个百万分之一秒内，你可以获得一份启示：就像恩瑞克·萨诺尼在地中海里游泳时意识到的，他发现他之所以潜水潜得那么投入，因为他是个窝囊废。

说真的，他艺术地把人类的平庸无能展现到了极致。儿时前途光明的恩瑞克渴望做出一番事业。他可能会去发明 H1 生态灯泡，能把蝴蝶保护得像小祖宗小皇帝一样。也许他会去发明氢弹，能像杀虫子一样把小屁孩们全都给灭了。他可能是个杀人犯，在集市上突然跳出来，暗杀一女的，就像亨利·德西雷·朗德吕，在杀头前即世人皆知。或者当兵打仗，暗杀一男的，就像马尔堡公爵，在册封后便名满天下。

不过，后来都没这回事儿。成年后的恩瑞克没怎么着就放弃了他伟大的抱负。他来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索赔部门，放弃了让自己的姓氏恩瑞克名扬天下的梦想，成了个叫萨诺尼的普通人。过去的三十五年他都在那儿，处理的案子就是自己生活的写照。有时他告诉自己，他过着幸福的生活：骗谁呢！谁倒了八辈子霉才来干处理保险索赔的破事儿。办公的地方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他已经花了三十五年的时间在一个

* 选自《十三例悲伤的并发症》。艾伯特·桑切斯·皮诺尔版权所有·2008年。翻译版由巴塞罗纳的卡门·巴尔塞斯文学社许可出版。

** 艾伯特·桑切斯·皮诺尔 (Albert Sánchez Piñol)，西班牙作家。著有故事集《黄金时代》(2001)、《十三例悲伤的并发症》(2008)。著有小说《皮肤冰冷》(2002)、《刚果的潘多拉》(2005)。

庸庸碌碌的地方埋头工作。灰色。现在这一千个百万分之一秒使他看到自己还活着，只是这来得也太晚了吧，出事了都。

你在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做不了什么？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害怕。这个正在潜水的白领听到那神秘吸声时，他甚至没有时间回头。他的身体被抛来抛去，就像是在瀑布里。吓呆了。但当恐惧爬上心头：沉默。

这个潜水的白领没有反应，被一股黑色的液体淹没了。他想游泳，但游不了：他的手臂碰到胃壁，凹凸不平，坚硬如钢。透过蛙人服想听到些什么，通过水的密度，听到跳动的声音，连续，单调，仿佛来自一颗巨大的心脏。“天哪，”恩瑞克想，“我在一个怪物肚子里了！”不寒而栗。但它是一种夸张的不寒而栗。恩瑞克·萨诺尼现正沐浴在幸福的瞬间，说不上狂喜，但也差不多。因为如今这个一无是处的男人——不是什么朗德吕，不是什么马尔堡——至少成了一个钻到鲸鱼肚子里的人，了不起的成就啊。海洋是巨大的，人类微不足道，但他，正是他，世界上最平庸的人，已被一条鲸鱼给吞了。

潜水的白领脑子开始运转：“为了证明我的壮举，我要把这条鲸鱼的扁桃体给割下来，它们也许像火腿一样，然后我就从肛门逃走。”能从这座肉做的海上监狱里逃出来，那还不家喻户晓啊？历史上还没有类似的记录；再去上班会多出风头啊。当人们在街上看到他走来，他们会说：“瞧，就是那个，恩瑞克·萨诺尼，被鲸鱼给吞了的哥们儿。”潜水的白领把这些都想了个遍。沉思。如果有傻瓜问，被一条眼瞎得不行的马大哈鲸鱼给吞了到底有什么鸟好处？假如他们想知道鲸鱼黑暗的肚子和保险公司黑暗的办公室有何区别呢？话是俗了点，但在点子上。然而突然，恩瑞克回答说这样的反驳根本毫无用处。他已经躺在了鲸鱼的肚子里，这件事没有人可以反驳：在他贴近水面游泳时，被一条鲸鱼给吞了。这是一次非凡的经历。在自己的生命里他第一次当上了主角。

在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我们能遇到什么事情？很多事情。一个百万分之一秒，足够让人坠入爱河。一个百万分之一秒，一次持续了一千多年天蚀的可以终止，或泛滥世界的大洪水可以开始肆虐。人能怀上一个孩子，或者怀上一位神，孩子就是神佛转世。在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在鲸鱼的肚子里，潜水的白领恩瑞克·萨诺尼可以发现一条

真理：若要相信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你只需要相信自己确实是一个伟大的人。

但就在这一瞬间，还活在一个充实得不能再充实的精神自由的世界上，恩瑞克·萨诺尼意外地听到一声机械响，或多或少像车库门打开时发出的声音。没走什么程序，突然他的身体就成了自由落体。

在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你做得了什么？你可以看到一个景象，看到自己的下降，下降，下降。被巨大的水泡沫所弥漫。你脚下，在你下面你看到森林着火的可怕全景，重力将你无情地拉向这地狱般的大火。你头上，在你上面奇形怪状的水上消防飞机把五十吨从海里偷窃而来的水倾倒完毕后，一身轻盈地消失在云朵里。

在一个百万分之一秒内，你能想什么，你能反省什么？你的整个生活。特别是这一千个百万分之一秒是你存在的最后一个刹那。森林大火熊熊，他穿着一身可笑的蛙人服坠落其中，潜水的白领顿然醒悟，光荣和虚荣之间的距离微不足道，就像一缕青烟。

（玛莎·坦南特从加泰罗尼亚语译成英语）

选自《当代世界文学》2009年9—10月刊

（吴永安译自英语）